

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賞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絕

宋神宗聽王覲不戮鬼章宋史

宋神宗時王覲字明叟舉進士為編修三司令累遷右正言進司諫時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優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權至闕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眾如故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上嘉納之

宋高宗深然必大之言宋史

高宗時周必大字子充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

臣之冠或言必大再入也必大曾觀兩薦而必大不知除丞相高宗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

元太宗納楚材之奏不屠汴城元史

元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

巧之功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元太宗納速哥言宥死罪六人元史

元太宗時速哥蒙古烈氏為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當入奏復見太宗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懷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為他日用殺之無益也太宗意解召六人謂之曰生汝者速哥也其竭力事之至雲中皆釋之

元世祖命文謙釋獄元史

元世祖時拜張文謙為中書左丞淄州妖人胡王惑眾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為所誑誘誅其

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

元世祖聽言不伐交趾元史

世祖時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燻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獨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也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

元世祖從雄飛言立御史臺元史

元世祖時張雄飛為平陽路轉運司事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

元世祖遣高麗質子歸國元史

世祖中統元年廉希憲為陝西宣府使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俱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改館俱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元世祖命呂文煥招降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癸丑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從之

元世祖聽言釋罪元史

許宸一名忽魯火孫世祖時為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伸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

元裕宗以金尊旌董文忠元史

元裕宗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董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

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官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為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

元成宗嘉臺臣之議元史

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

濟飢民帝皆納

命中書即議行之

成宗聽言不以修佛釋囚元史

元成宗時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成宗嘉納之

武宗遵舊制元史

武宗時鐵木兒不花慙刺合兒等言舊制樞密院詮調軍官公議以聞比者近侍自擇名分從內降旨恐壞世祖定制且誤國事大德成宗時嘗有旨輒奏樞密事者許本院再陳臣等以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憲武宗曰其遵前制餘人勿輒有請御史大夫月兒魯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許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書銓擇近

臣不得輒奏如此則紀綱不紊武宗嘉納之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不得自選官具有成憲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非本臺公選而從諸臣所請自內降旨非祖宗成法武宗曰凡若此者卿等其勿行

元武宗聽臺省言振舉紀綱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今銓選錢糧之法盡壞廩藏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邇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定惟陛下矜察又言銓選錢糧諸司乞毋干預武宗曰已降制書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及傳旨至中書省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元武宗追收回回虎符元史

武宗時中書省臣言回回商人持爾書佩虎符乘驛馬名求珍異既而以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臣等議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商人誠非所宜乞一槩追之武宗制可

元武宗遵舊元史

武宗時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舊制為宜並從之

元武宗聽公議入奏元史

元武宗時右丞相塔剌海左丞相塔思不花言中書省庶務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議即以上聞非便今後事

無大小請共議而後奏武宗曰卿等言是自今庶政非公議者勿奏

元仁宗用張珪之言元史

仁宗以楊朶兒只為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仁宗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為侍御史

元仁宗聽言擇用師保元史

仁宗延祐六年監察御史李木魯朶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為師保實贊澤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曰可

元仁宗從趙簡言別求請官元史

元仁宗時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仁宗制可

元泰定帝止造佛寺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宗恩福元仁宗之承奉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金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元仁宗納臺臣之諫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

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元泰定帝納省臣言罪人不孥元史

元泰定帝時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貨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泰定帝制可

元文宗嘉納士弘之言元史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鎮南八于欽張士弘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嘗賞

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元文宗嘉獎蓋苗元史

元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察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僉准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謹言也

元順帝郊祀惠民元史

元順帝時鐵木兒塔識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度務多所更張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祀竣事必

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

元順帝納普魯台言示廉讓元史

順帝詔封馬札兒台為忠王及加答刺罕之號馬札兒台辭
監察御史普魯台言右丞相馬札兒台辭答刺罕及王爵名
號宜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鎮南王用言平賊元史

鎮南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也順帝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
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
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
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
也即命以所部兵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
廬州境內皆平

治道

為治國之道理

晉悼公謀息民左傳

晉悼公歸國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
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
以并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子使然丹撫民左傳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在介持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錄勲
台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李雄薄賦晉書

蜀主李雄字仲儁晉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丁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乃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金世宗隆平金史

金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眈眈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禍

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効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金章宗旌孝金史

金章宗詔賜豫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上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樸亦及事止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即當用之後雖有希覲

作偽者然偽為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聞

元世祖條格 元史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按卜人為幹脫禁口傳教旨及追呼省臣官屬

元世祖化及蠻夷 元史

世祖皇帝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能以夏變夷立經

一代之制者視模宏遠矣

元仁宗治遵成憲 元史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訪求治道

訪問賢人治國道理

禹垂鞮聽規 事文類聚

禹以五音聽政縣鍾鼓磬鐸置鞮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

唐太宗詔訪政教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意固未及於弓猶夫之何況於治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名見皆賜坐與語諮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唐太宗召名儒商略政事萬年龜鏡

唐太宗銳意經籍自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天下名儒杜如晦等

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令內學士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至夜乃罷

宋孝宗欲詢政事闕失宋史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張宗政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元世祖召王鶚進講元史

金義宗正大元年王鶚中進士第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階將被殺萬戶

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冬元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輦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

元世祖問竇默治道 元史

世祖在潛邸遣召竇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

元世祖問道 元史

元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帝在潛邸思太有為於天下延蕃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元裕宗訪問宰臣為治 元史

元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諱真金世祖嫡子也少從妣樞竇默受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饗樞等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丞相史天倪入啓事王曰我幼未嘗習祖宗典則閑於政體一旦當大任惟汝耆德賴焉復諭贊善王恂曰省臣所啓等國事也爾宜入與聞之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中書於是王將入中書乳母進新衣笑却之曰吾何事羨觀也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畧下至武

經等書從容聽言之間苟有允懼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時侍
經握者如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衡
尤加咨訪蓋無間也

裕宗辟倪堅訪問古今得失元史

至元二十二年裕宗在東宮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于開元
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
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閣堅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
納賜酒日晏乃罷

論治道

議論治國道理

武王太公論為治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

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
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
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
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
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宣帝論雜霸道 前漢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
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七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
譏辭語為罪而誅嘗待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兼之奈何純任德教用
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制度

國家制立法度者

歷代帝王樂制事文類聚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大禹治室造井吳越

禹既有天下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句法度

周成王置節事文類聚

周成王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玉器盛此節也曰英蕩盡也

始皇議定名號史記

秦始皇二十六年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則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尊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趙武靈王變胡服戰國策

趙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
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
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
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
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
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
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
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
苗而禹禊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

寡人非疑胡服也吾

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感焉世有
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
之王遂胡服

漢世制樂事類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
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
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
始四時五行之舞

漢武帝始用樂舞祭祀史記

漢武帝時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
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奉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篋瑟自此起

太宗論樂事文類聚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隋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國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唐玄宗制樂事文類聚

玄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

忠肅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太宗詔親王位宰相下宋史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廣平郡王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為安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為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常與諸子令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理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

宋仁宗制樂事文類聚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夏區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宋神宗制度精緻事文類聚

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辦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

新物四卷添修及造子弩式一十卷

元世祖命秉忠為成憲元史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至元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

謹名分

謹守名分不輕與人者

定王不見晉使左傳

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晉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矜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同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周襄王不許晉隧國師

周襄王十九年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襄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絕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全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一人其流辭旅於齋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

言集事淵海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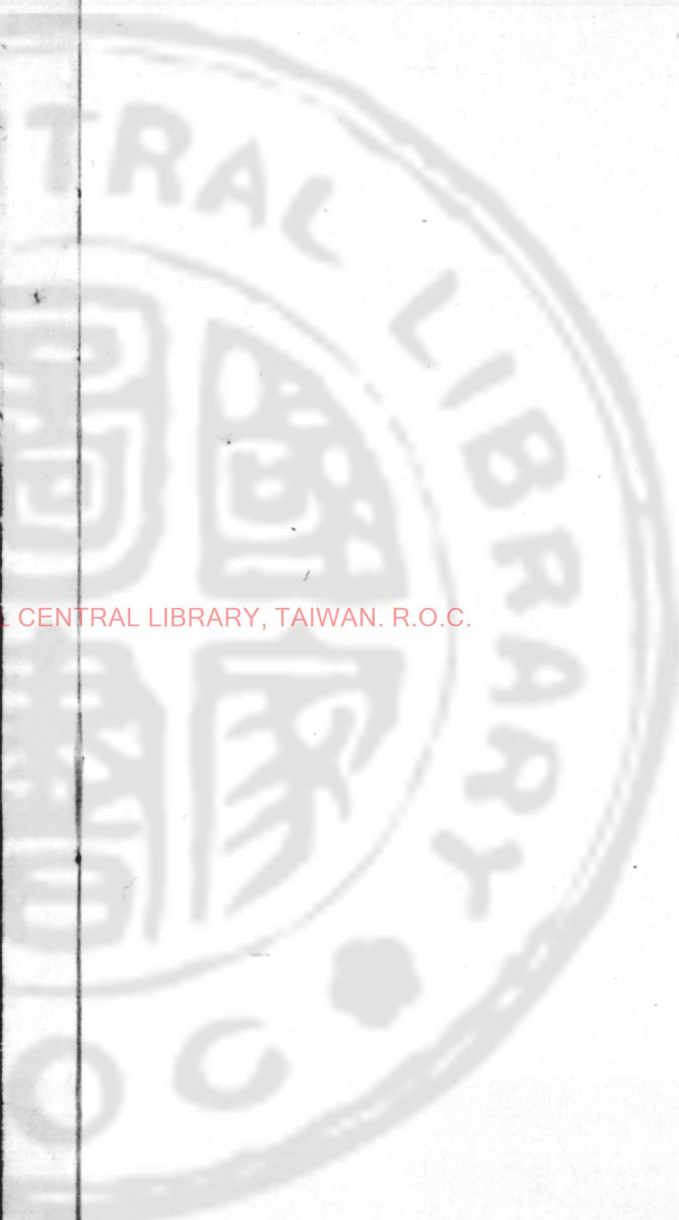
君門

問政

問治國之政事者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士之道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
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
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
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
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
是謂大順也又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
可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
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

湯問公卿大夫士知有道否

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
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
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
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
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
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
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
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
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文王問呂望為天下說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太公更法者何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治國之道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

之也重其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賢君治國說苑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更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慝下不陰害下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周成王問何德而民親說苑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知
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
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秦穆公問得國失國之道說苑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
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
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而至于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
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國之不服者十有
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
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漆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做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
惟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
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齊桓公問管仲治道國語

鮑叔薦管仲桓公使人請魯縛至於齊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
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
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製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
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
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
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卜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貴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果除田以待時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鑿以日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浣濯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心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師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固起按以為三官臣五三宰二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資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御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

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畫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齊桓公問何以治國說苑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筮子今年老矣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更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晉文公問何以救饑 國語

晉饑文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蔽出如入何匱乏有公使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文公問治國易難 國語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 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踴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景公問仲尼秦穆之霸史記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繫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齊侯問晏子為政何患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采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

魯哀公問孔子為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教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魯哀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

衛靈公問政孰為務說苑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報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

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為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二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
鳴故曰教為務也

衛君問士何以不至 說苑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
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
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問人君之事 說苑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
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

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魏文侯問李克之源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
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
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
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
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問李克為國 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筭懸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謂奪淫民也

唐太宗問玄素為政唐書

張玄素為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

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監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唐太宗問德威明刑唐書

唐太宗貞觀初劉德威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帝問曰比刑網濶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高宗問來濟馭下所宜唐書

來濟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

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
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顧紛紛煩擾故濟對
及

德宗問為政寬猛 唐書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
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
公意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
為察察名

唐文宗召訪問政理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初趙宗儒進太子太傅帝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
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金世宗問田賦 金史

魏子平字仲均世宗大定六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
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
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者有一易再易之
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
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
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驕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
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
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

金世宗問程輝言事如何 金史

程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爵
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

曰臣年老耳曠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守真章宗時拜參知政事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

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真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
曰行之果何如守真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

論功

論臣下之功勞者

晉文公論狐偃萬世之功史記

晉文公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
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漢高帝以蕭何功第一前漢

漢高帝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巨封為鄧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
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
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
莫敢言

漢高祖大蕭何功前漢

高祖封功臣奏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

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以蕭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避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進封鄂千秋為平安侯

晉武帝思羊祜之功

晉書

晉武帝羊祜卒後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

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祜廟

唐太宗不私叔父

唐書

太宗時以房玄齡為中書令弟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功第一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功定封恐不能盡各與朕言毋諱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結末嘗躬行陣故多奔敗玄齡等有決勝惟懼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親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丘師利等皆怙勢攘袂或指畫自陳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公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報功

報臣下有功於國者

子文賞得臣左傳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魯僖公賞館人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既反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晉文公三賞史記

晉文公三賞史記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晉文公行賞先德後力說苑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賞功先雍季子說苑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谷犯谷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谷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谷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谷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侯賜魏絳樂左傳

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欽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隱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敬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即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魯襄公享荀偃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彊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趙襄子以高赫受上賞說苑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漢武帝褒封功臣前漢

武帝時李廣利旋軍還入關門物故者衆帝以為萬里而伐不歸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避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更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宣帝厚葬霍光前漢

漢宣帝時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減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前漢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望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漢宣帝褒封甘延壽前漢

漢宣帝時甘延壽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漢成帝爵賞會宗前漢

漢成帝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戍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

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
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令圍守殺我如
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婁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
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則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
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

漢光武封鄧禹為侯 事文類聚

光武即位於鄱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謀惟幄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
為鄧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漢安帝紹封功臣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九年病發薨于軍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許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
緡侯食三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
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
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
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蜀先主率群僚弔墓蜀書

先主定蜀嘉中郎將霍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
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酌遂親率群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孫權養凌統二子吳書

吳孫權時凌統累有戰功拜偏將軍會病卒統二子烈封年各
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
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

孫權

孫權迎視呂蒙之病吳書

孫權時呂蒙字子明為南郡太守封尋陵侯蒙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為方募封內有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為
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吳孫權感周泰之功吳書

周泰字幼平事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
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
鋒已交於前或斫中馬輦眾不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
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後

權因會諸將宴自行酒到奉前命解衣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秦輅記昔戰鬪處以對權乃把其臂因流涕交連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即勅賜以御物使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晉成厚禮葬王導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位進太傅成帝咸和五年薨帝舉哀三日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賜隧之禮一依漢侍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夏赫連勃勃遣王買德戰敗劉義真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晉書

夏赫連勃勃遣王買德戰敗劉義真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

國將軍崩恩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宋文帝稱賞沈演之南史

宋文帝時沈演之字臺真為右衛將軍殷景仁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鶴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隋文帝復張威爵位北史

張威初仕周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問鬻蘆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

隋煬帝嘉賞衛玄功績北史

隋煬帝時衛玄為京兆內史破楊玄感煬帝徵詣高陽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賞賜優厚遣還鎮京師詔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賜以玉麟符而代銅獸

隋煬帝賜子蓋金盃北史

隋煬帝建業九年樊子蓋為檢校河南內史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此名郡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武后以孝傑為左衛將軍唐書

武后以王孝傑為副總管討吐蕃戰大非川為虜執贖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后以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

唐玄宗賜忠嗣四印唐書

玄宗時王忠嗣累有戰伐功大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

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唐德宗賜李晟第宅鼓吹唐書

德宗時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克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鷄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云又令太子書以賜

唐德宗詔賜承緒繼懷光後唐書

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璠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唐昭宗詔錢鏐圖像凌煙五代史

昭宗詔錢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小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功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唐昭宗加錢鏐爵五代史

昭宗以宰相王持鎮越州擢請授錢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
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
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
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
營曰衣錦營

宋太祖保全功臣 宋史

乾德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
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
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
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
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吾臣之門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
死而白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
賚甚厚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宗廟 宋史

神宗時韓琦換節水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
星隕于治所擁馬皆驚神宗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
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塚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理宗褒贈死節 宋史

理宗淳祐七年詔先鋒統制田智潤泗州潮河埧之戰父子俱
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
五千恤其家